



上世纪70年代初,散文家、哲学家陈冠学辞去教职,带着小女儿岸香搬回乡下老家,致力于做实践陶渊明生活方式的哲学农夫。他的隐居处是一处偏僻的山脚下,一色绿的山野。怎样给孩子建立一个丰富的世界,如何守护孩子珍贵的童心,成了老父日常操心的课题。《父女对话》中记录了这期间父与女的四十五篇对话,小女儿问得天真,老父答得机妙,既充满童真,又处处关涉田野和宇宙。这对父女就像一块浑然的璞玉。女儿浑身带着清香味有着生命的好奇与探寻,而陈冠学的智慧、博学和温暖也让人动容,守护着孩子的灵感和天真。

## 隐居田园的父与女

□朱学东

“天上一粒星,地上一个人。人死了就会到天上去,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好细佬,弗能做坏事,做了坏事,死了就不能飞到天上,变成天上的星星……”

当我打开作家陈冠学《父女对话》的书稿,刚看了前面的摘录部分,我的脑海里就不自觉地闪过了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小时候的夏夜,躺在房前门板上乘风凉时,祖母在边上摇着蒲扇,跟我说的。弟弟们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也不止一次听过祖母这样的唠叨,每年夏夜乘风凉时。

当时我并不知道,陈冠学在书中也有记录自己与女儿岸香关于牛郎织女和星星的对话:“这个故事很好听。那个人到了天上就变成星星了吗?”

牛郎织女的故事,我同样来自于祖母夏夜对扁担星的讲述,扁担星是故乡对三颗成一线的星星的叫法,按照祖母的介绍,这就是天上牛郎用扁担挑着一双儿女追赶织女的形象。我至今不知道这三颗星的学名。也许,要是岸香小姑娘问她父亲,应该能够知道正确答案。

我小时候是在蓝天白云草丛竹树中成长,知道地上长的一切花草野果的土名和味道,熟悉河里的各种鱼虾蟹,认识天上飞过的各种鸟雀,可能比那个随着父亲避居乡间的小岸香与大自然更亲近。但是,我没有机会像岸香一样天真地跟自己的父亲发问。我的父母必须为了我们的温饱奔波,他们无暇照看自己的孩子,留心孩子天真好奇的问题。

我关于大自然的最初认知,许多来自于我目不识丁的祖母。祖父母年老力衰也得继续下地干活,只不过,我们通常会被祖母带到田间地头,祖母干活,我们自己玩泥巴花草。得空的时候,或者哄我们开心不吵闹的时候,祖母才会给我们讲祖辈讲给她听的那些故事。即使是关于太阳月亮、星星云朵、花草虫鸟的故事,也脱不了饥馑岁月哪些野菜有果腹的实用,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道德观。这是祖母她们这代人所认知的世界。除了生活经验和融入日常甚至附着草木鸟鱼的道德要求,她们没有现代植物学动物学的一丝常识,甚至我的父母也未必知道。

翻读陈冠学《父女对话》,掩卷思考时,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我的祖母能够像岸香的父亲一样,满腹大自然的学问,也许,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种模样,或许成为一个天文学家?或许,一个植物学家,一个研究鱼虾的专家?

虽然因为祖父母和父母知识的局限,我错过了许多科学认识触手可及的世界万物的机会。但是,有一点和岸香一样,我的童年依然很幸运。一切苦难都被他们用爱阻挡在了外面,我肆无忌惮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眼睛和小岸香一样明亮、纯真。

后来我也成了父亲,有了一个与岸香一样天真可爱的女儿。与我的祖父母和父母不一样,我的学识要远超他们。在女儿的童年,我也记录女儿的日常,也常跟女儿对话,但是,对话很少涉及关于大自然的,都跟都市生活的紧张与小心翼翼有关。即使对话也是对紧张不安的排遣缓和,即使我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已经有了与城市社会对抗的勇气和行为,却依然缺乏陈冠学先生带着孩子避居乡间,让孩子在自然中成长的勇气和智慧。充满残酷竞争和理性算计的现代都市里长大的孩子,就像大温室的花朵,缺少与大自然的自然关系,总不免有一种城市的忧郁。这不只是我个人



《父女对话:喧嚣时代的珍珠》  
陈冠学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面临的挑战。

小岸香在乡间,对于自己看到的那些花草虫鸟、太阳雷雨,充满着好奇。她的每一次发问,都是在认真观察之后,充满着童趣;而父亲的回答,既有科学的解读,更有顺着小姑娘好奇的耐心和闲扯,口气着实有趣,透着慈爱和对孩子的骄傲。而得到父亲回答的小姑娘,则总心满意足。

连珠炮似的问答之间,全是关于日常生活和自然间万物的细节,场面鲜活灵动,恍若就在眼前,亦常忍俊不禁,顿生“我要是跟自己孩子有这样的对话多好”之慨叹。

“老父在小女儿心目中,是个通鸟语、通树语、通虫语、通草语甚至通石语、雨语的灵通者;在小女儿的心目中,凡存在都是生命,都有情义,会互通款曲;因为老父是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导师,自然就成了她无所不能的沟通者了。”

但是,这样令人羡慕的父女关系,在城市生活中,又有几个父亲能有这等耐心?很惭愧,我也没做到,以奔波生计的名义。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中,关于孩子教育的书籍,充满着极其功利主义的实用和焦虑,鲜少陈冠学书中所呈现的无功利的亲近大自然的对话。陈冠学和小岸香的日常生活和父女对话,近乎一种乌托邦趣味。书中的小岸香很少接触同龄的玩伴,她的父亲也有反思,但她的生活中,有“阳光、土地、花草、蜂蝶、鸟儿、轻风,抬头是辽阔的蓝天,一切都是有的,只差一个同龄的玩伴。但是,她一个人玩着,倒是那样的纯净。”

自然万物同样能够观照到我们人类的命运。也许,那些陪伴小岸香的自然万物以及父亲的博学和慈爱,足以抵消缺少同龄玩伴的寂寞,也能缓和城市长大的孤独忧郁吧。

书中的岸香还是个不到5岁的小姑娘,如今,她大概已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成年人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可能与父亲相似,也许也有不同。但我知道,岸香一定会记得童年时与父亲的那些对话,那些对话中所透射的爱和趣味,一定护佑着岸香。

我相信,那些有长辈的慈爱看护,能与自然万物一起长大的人,一定有着大地的慈悲,有着太阳一样明亮的心,河流一般清澈的眼睛,以及永远保持的好奇心和真诚。

很遗憾,在我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才读到这样一本有爱有趣的书。建议在城市森林中的孩子父母,好好读一读这本传递了用回到自然、土地、亲情陪伴的真情之书。

(本文为《父女对话:喧嚣时代的珍珠》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 新书秀场

《芯片陷阱》  
[法]马克·拉叙斯 著  
灰犀牛 | 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是《美国陷阱》的姐妹篇,全面揭露了法国芯片卡制造商金普斯如何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控制和瓦解。金普斯创始人马克·拉叙斯回顾企业诞生、发展与消亡的全历程,解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通过不正当的经济手段,迫害企业创始人,并向企业输送有军方或情报背景的高管人员,从而操纵、瓦解他国高科技企业,窃取信息和数据资源。隐秘的经济战中,企业如何保护自己?“金普斯事件”之后,马克·拉叙斯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一系列措施建议,教会企业正确防范各种风险和打压,免于跌落他国陷阱。



《七粒扣》  
乔叶 著  
译林出版社

这部最新小说集探索的是人生行至中途时人们的失去和所得,展示了作家乔叶在抓取生活细节时的敏捷与深度:《给母亲洗澡》写的是给母亲洗澡的女儿一点一点地洗出母亲的过往;《至此无山》里,曾是恋人的中年男女相隔二十年一起爬山,度量彼此生活的轻盈与沉重;《合影为什么是留念》对“合影留念”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小事画上一个问号,进而让读者发现其实“照相”这种小事拉起岁月的渔网,兜起的全是家庭中的重要时刻……正如同样作为70后代表作家的鲁敏所言:“乔叶跨越了小说和散文两个文体,抓取到生活中大家熟视无睹的、有时候甚至有点厌烦的细节。而这,正是生活当中我们往往流失掉的那个东西。”



《躺平》  
[德]贝恩德·布伦纳 著  
新经典 | 南海出版公司

对于“躺平”这件事,人们众说纷纭。有人渴望躺平,有人鄙视躺平,有人无法躺平。然而我们无法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人的一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生命长度都在躺卧中度过。正如德国作家贝恩德·布伦纳所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躺着,我们躺着睡觉、做梦、做爱、思考、沉浸于忧伤的情绪、打盹儿、忍受病痛。”躺卧的意义关乎生理、心理、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因如此,贝恩德·布伦纳带领我们在躺平的世界里一探究竟。

## 站在马德里回望苏州

□王淼

苏州作家荆歌的新著《日月西东》是一部“两地书”——前半部分写于马德里,后半部分写于苏州——站在马德里回望苏州,以个人的视角描述马德里的日常生活和苏州的日常生活,描述这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人物和景观,其中涉及到的是两种有着明显差异的人文地理和世态人情,既是不同地域的比较,也是两种文化的对望。

荆歌对于马德里的印象是感性的,也是琐碎的。他虽然在彼处生活,却基本上游离于当地土著的生活圈子之外,他只是以一双好奇的眼睛打量着彼处的一切:胖男人,胖女人,古玩店,图书馆,海盗市场,露天电影……马德里给他的感觉是生机勃勃的,他喜欢马德里的天空和白云,也喜欢马德里人悠闲而略显慵懒的慢生活。但荆歌更关注的显然还是马德里的华人社会,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大都是生活在马德里的华人群体——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烦闷与苦恼,以及无法融入马德里主流社会的华人男女,他们的生存的荒谬和生活的错位。虽然荆歌写的是异域文化,但这部分文字给人的总体感觉却有点浮光掠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从来都没想成为一个马德里人,他之所以来到马德里,“不是来安家,而是来度假,来看看风景,来这个离家万里的‘别处’读书、写作、画画”。如此种种,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就不自觉地显现出一种走马观花、泛泛而谈的观光客的心态。

写苏州就不同了。荆歌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苏州既是他出生的地方,更是



《日月西东:从苏州到马德里》  
荆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他成长的家园,他熟悉苏州,也热爱苏州,而他笔下的苏州,也带有多姿多彩的市井生活气息,充满了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荆歌写苏州,多半是吃喝玩乐、文史掌故、莳花养鸟、筑园唱戏的文字,其中又尤以写苏州才子的文字最为得趣。他写车前子,说车前子的画和车前子的人一样,也许有很多毛病,却是人间的“稀有品”,让人想到明人张岱所说的“人无癖不可与交”;他写陶文瑜,说有一次他们一起吃饭,席间有人谈吐恶俗,出言不逊,陶文瑜愤愤地摔掉一只盘子,拂袖离席,才子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写王稼句,说王稼句是一个会读书的人,“吃进去的是书,挤出来的还是书”,虽然每次吃酒总是不醉不归,甚而一息尚存,还会去歌厅飙歌,但这似乎从来不耽误王稼句读书与写作……这些均可谓紧紧抓住了苏州才子不同的个性特征,让人读之如在眼前,读后过目难忘。

荆歌写吃的文字同样得趣,他是一位经验老到的吃客,在吃上推崇“与其多而滥,不如少而精;不吃则已,一吃倾情”。在荆歌的眼里,鸡斗米的清香脱俗,有点像明代绣楼上小姐的焚香抚琴,缥缈中是一缕缕寂寞的伤春情怀;苏式月饼的糖和果仁拌在一起,咬上去沙沙地响,而它的酥皮也参与到这种快乐的咀嚼中,才会越嚼越甜,越嚼越香;闻名遐迩的苏州“四块肉”,则是四季交替的体现——给酱汁肉换上一袭旗袍,且美其名曰“樱桃肉”,看似自欺欺人,却反映出苏州人深刻的光阴意识。事实上,荆歌写吃是与乡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饮食既是他的有关苏州的温情记忆,又被他打上了深深的地域文化烙印,味蕾上蕴涵的实是荆歌对家乡苏州无限的眷恋!

在当下苏州的作家群体中,应该说荆歌的文字并不是最出彩的。他既缺少车前子的才情挥洒,也没有陶文瑜的华丽铺展,但荆歌自有自己的特点,他更擅长踏踏实实地叙述,即便偶尔抒情,也是适可而止。这就使得荆歌的文字具备一种平实与节制的质感,而如何把握这种平实与节制的质感,从中显示出的是正是一位优秀作家最基本的文字素养。